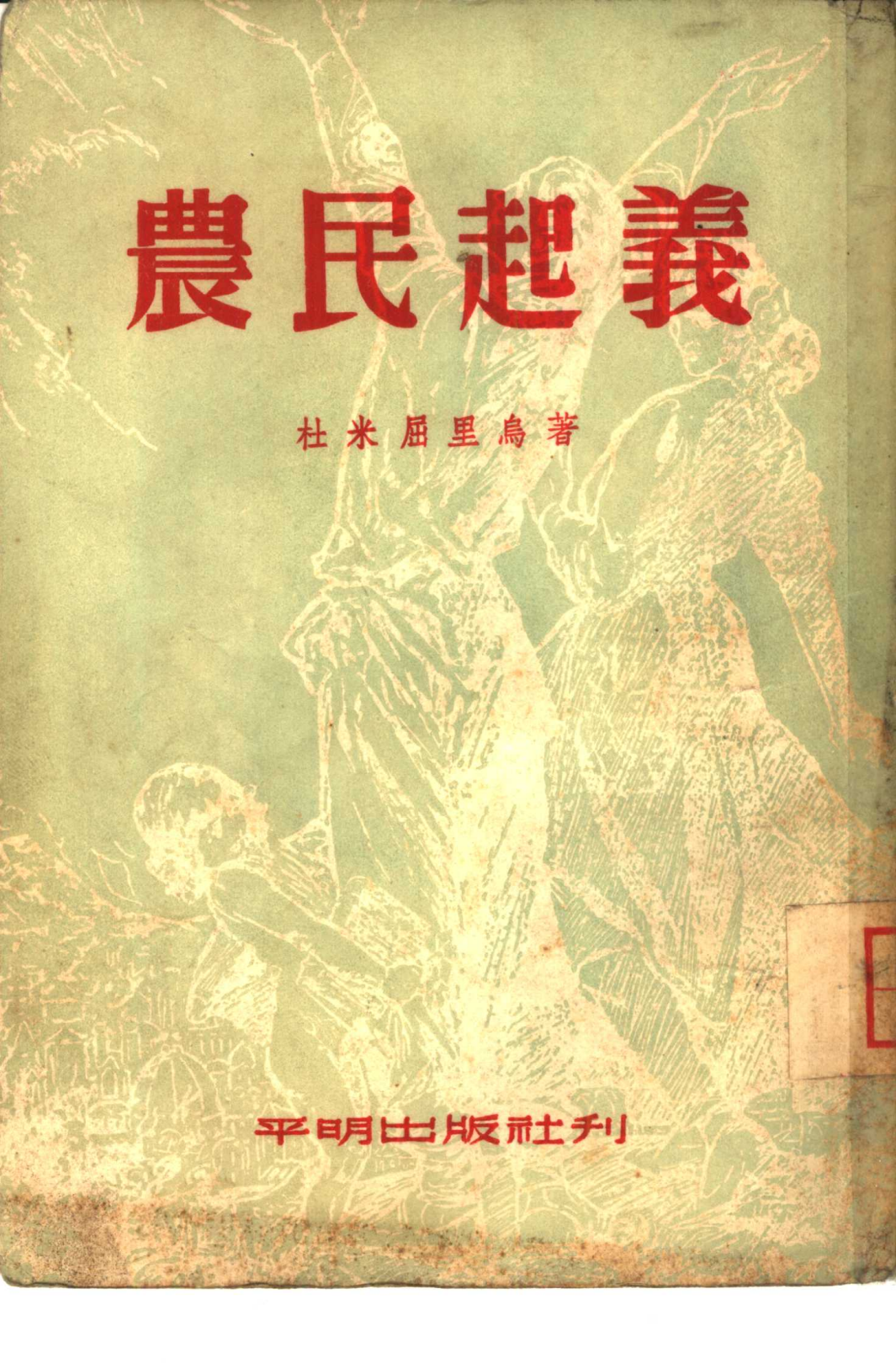


農民起義



杜米屈里烏著

平明出版社刊

近代文學譯叢

農民起義

杜米屈里烏著

馬雲譯

平明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 1—20000 册

• 版權所有 •

原書名 ФАМИЛЬНЫЕ ДРАГОЦЕННОСТИ
原 著 者 П. ДУМИТРИУ
俄 譯 者 А. ЛУЕО
原出版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
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1

平明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

國光印書局印刷 振興裝訂所裝訂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定價人民幣五千八百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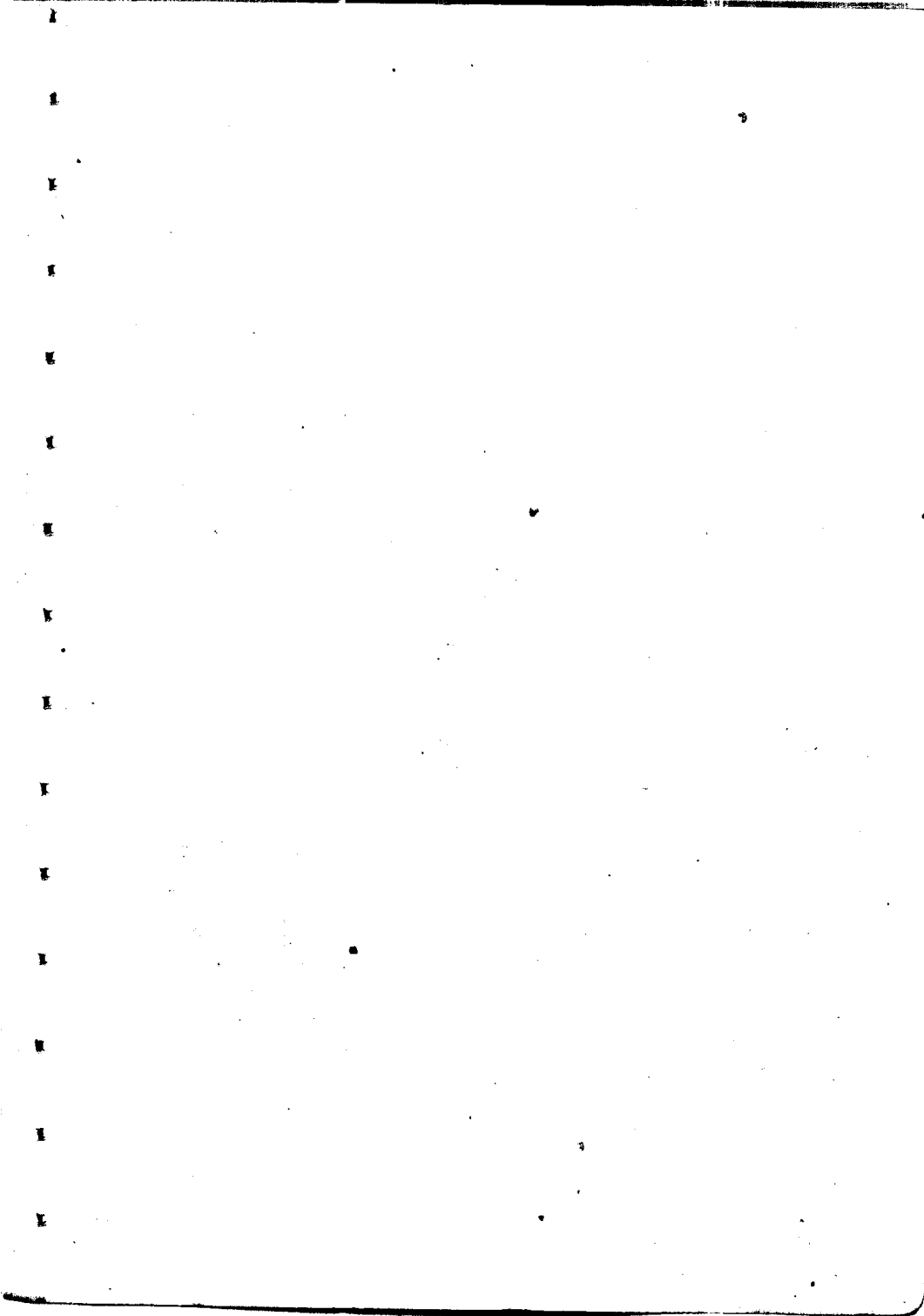
〔文學、藝術〕 106000 字〔定價頁 222〕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內 容 介 紹

彼得羅·杜米屈里烏是羅馬尼亞新進的優秀作家。「農民起義」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，是描寫農民革命的一篇偉大的史詩。它以一九〇七年羅馬尼亞農民革命的真實的歷史故事為背景，描寫了解放前農民在大地主、大惡霸的壓迫和剝削下面，在飢寒交逼下面，人民怎樣組織起來，燒莊園，殺惡霸，煽起了偉大的革命烽火。書中還描寫了一個女惡霸爲了奪取財產，把她嫡親的姊姊謀殺了的故事。暴露了地主階級的醜惡面目。

農民起義



一輛蒸汽不足的蹩腳的小火車頭，拖着幾節車廂組成的一列短短的列車，慢慢地穿過滿蓋積雪的田野。三等車廂裏已經擠滿了普通的人們，就是頭二等車廂的走廊裏，也被農民和兵士擠得水洩不通了；他們用輕視的眼光打量着歪斜地坐在天鵝絨沙發裏、吃得飽飽的油光滿面的地主們的臉和他們身上穿着的貴重的皮襖。地主們也同樣地瞧着那些頭上戴着破舊尖羊皮帽、身上穿着襤褸的短皮襖的人們，但是他們的視線很快的移到一邊去了；因為這些人的倔強而熾烈的眼光使得他們惶恐起來了。農民們時時聚在一塊，低聲地交談着。

一個胖胖的、沒刮臉的、面頰紅潤的查票員，從車窗中探出頭來喊道：

「喂，你這傢伙！你在那裏幹什麼？趕快滾下去！」

坐在車廂踏級上的那個人，抬起頭來微笑了一下。他是個又瘦弱又矮小的人，在他的虛弱的饑餓的面孔上，兩隻灰色的深深凹陷下去的小眼睛，像鋼針似的銳利地閃動着。他的穿著的最顯明的特色：是戴着一頂黑色的大學生戴的帽子，這頂帽子的帽舌已經破舊

不堪了，帽圈上繡着金色字母。上身穿着一件又舊又破的軍服，下身穿着一條破爛的農民的褲子，褲腳管用繩子把齊足踝骨的地方紮住了。他的赤露的雙腳染上了一層濃厚的污泥。他耳朵掩藏在翻起的衣領裏面，腋下挾着一根木棍，蹣跚着身子坐在車廂的踏級上面。他回答查票員的喊叫說：

「我在幹什麼？你自己不是看見了嗎，我在旅行呀。」

「滾下去！」

「我為什麼要下去呢？你想要我自己跌斷我的腳骨吧！」

查票員想了一下，問道：

「有票子嗎？」

「叫我到哪兒去拿票子？我沒有票子，」這個人回答說，並且溫和地微笑着。

查票員憤怒地說：

「對你說了多少次了，滾下去！沒有票子是不准乘車的。」

「我為什麼要下去呢？」這個人問道。他臉上的笑容漸漸地消失了。「我把錢付給誰呢？我根本不願意付錢給你。」

查票員大發脾氣了，拚命叫喊：

『滾下去！你這個騙子！』他掉轉臉來，對着車廂，叫大家來瞧瞧那個坐在踏級上的不要臉的旅客。可是就在這一剎那間，他不得不沉默下來了，因為大家都懷着敵意地瞧着他。

『讓他安靜一下吧，』一個兵士轉身對查票員說，『他是一個可憐的青年，也許貧窮逼迫着他哩。』

另一個人，從車窗中探出頭來喊叫道：

『馬里尼克，你到哪兒去？』

坐在踏級上的那個人微笑着說道：

『我沒有目的地，到什麼地方去都一样。』

只是在他的聲音裏面聽不到什麼歉憐的痕跡。可是喊叫馬里尼克的那個青年人，倒是個非常健壯的漢子。

『大家都這樣對你說，放過了他吧，』他對查票員說，『大家都說你是個壞蛋，滾你媽的，你想跌斷他的肋骨吧……』

查票員驚慌失措地呆立在那裏。

『那個小伙子沒有買票啊，』他猶疑不決地說。

『什麼票子，怎麼樣的票子？』好多人立刻喊叫起來。有的人在衣袋裏摸索着，有的人在胸懷裏搜尋着，他們把手帕打開來，也有的把腰帶解開來，找到了車票，把車票向查票員面前遞過去。

『這就是你要的車票。我們大家不都有票子嗎……』

『但是他可沒有票子呀！』查票員叫嚷着。

『你不要再打擾他了吧……我們出的錢已經夠多的了。你讓他白坐一趟車子，難道你就會死嗎？！』

『這是不許的，這是法律所不許可的呀！』

『怎麼樣的法律？拿法律來謀殺可憐的人，這是什麼法律？』那個青年緊逼着查票員叫嚷着。

那個查票的傢伙打開車門，害怕地返身便走，退到車台上去了。一陣兇狠的叫罵和詛咒向已經關上的車門撲去。查票員又向下一節車廂的車台退去，並且站在那裏對馬里尼克喊道：

『喂，你這個傢伙！到下一站你趕快滾下去，否則的話我就叫警察！你聽到了嗎？』那個青年保衛着馬里尼克，還有好多農民緊握着拳頭跟隨在查票員後面追去，那傢伙

就順着在一節一節的車廂裏逃跑，把車門碰的一聲關上，嚇得混身哆嗦，最後躲到最末一節的郵政車裏去了。追趕他的農民，一路上咒罵着回轉來的時候，對着關得緊緊的頭二等車廂的車門，投射着瘳惡的一瞥。隣近的車廂裏發出一陣讚美的喊聲來歡迎他們。全身被煤灰染得漆黑的一個鐵路工人，雖在白天也還提着點着的馬燈，穿過車廂好奇地注視着所發生的事情。他聽了旅客們的解說，笑起來了。他的短外衣袋子裏，有一份摺着的報紙角突出在袋子外面。那個認得馬里尼克的青年，拉了一下鐵路工人的衣袖，不好意思地問道：

『是最近的嗎？』

鐵路工人點點頭。

那個青年粗硬的手指捏着報紙角，望望鐵路工人，把報紙抽出來了。

『有什麼新聞？』

鐵路工人非常嚴肅地回答說：

『有的……』

他補充道：

『摩爾獨維暴動起來了……』

那個青年的臉色馬上改變了，他把身子歪向鐵路工人問道：

『你說的是暴動已經起來了……』

鐵路工人肯定地點點頭。人們都擠到他們周圍去了。

『我們可以分土地了，你知道嗎？』那個青年人焦躁不安地問。

鐵路工人向四周打量了一下。那些疲憊不堪的愁眉不展的臉都凝望着他。他感覺到
他已經成爲另一個新的角色而惶惑不安起來了。

『我不知道，』他說着走出車廂去。

一根白色的蒸汽柱子，懸掛在寒冷的早春的空氣中，火車頭的尖銳的汽笛聲，預告着
列車將要進站了。在靠近又小又矮的車站房屋旁邊的月台上，站着很多人。那些人都穿
着那樣寒酸的手織的呢絨外衫，戴着破舊的尖頂羊皮帽，他們的面孔看起來都是疲憊不堪
的。月台上還站着許多兵士。車站上只聽見一片喧嚷的人聲。這時候有一個穿着城市服
裝，戴着制帽的青年人，在人羣中走過去，這樣的裝束會令人們想起這好像就是馬里尼克。
大家把他拉住了，問着什麼。馬里尼克從車廂的踏級上跳下來，蹣跚起腳尖透過無數的人頭
探望著，豎起耳朵心裏想即使聽到一句話也是好的。可是人羣突然擁向月台上去，叫嚷
着，嘴裏吹着口哨。馬里尼克看到擠得緊緊的人圈子散開來了，一個警察抓住那個穿着城

裏人服裝的年輕人，把他推向車站辦公室去。那個青年人一面反抗，一面喊叫道：

『這是不公平的。我沒有說什麼哪。』

但是警察把他推進那間玻璃門上寫着『站長室』的房間裏去了。月台上的農民羣衆仍舊在那裏吹口哨，在那裏高聲大嚷，以表達他們的憤怒的心情。

『兄弟們，這個人發生了什麼事？』馬里尼克問道。

和他並排站着的人，一聲不響的退到旁邊去了。

『放了他吧！把他放了吧！』馬里尼克和大家一起喊叫着。

鐵路上的一個轉轍手走過來說道：

『對的，他們應當把他釋放。好，兄弟們，請把這個拿去。』於是他開始把印好的傳單分散給大家。馬里尼克也拿到一張。他小心地把它摺好。然後放到袋子裏去。

人羣擁擠在站長室的門口。他們瘋狂了，緊握着拳頭在門上敲擊，玻璃震響着。另外一邊，一小簇人聚在一塊，高聲地朗讀着轉轍手分散的傳單和剛從火車上運到的報紙。婦女們在車站後面的田塍上慢慢散去。三月的高空中，濃密的烏雲成團地蜂擁起來。

在車站的喧嘩的人聲中，忽然聽到一種討好人的諂媚的聲音。

『善良的人，發生什麼事情了呢？你們想怎樣呢？我是你們的縣長，有什麼事情請你

們告訴我。」

大家看到一個頭髮搽得很光亮，小鬍子向上翹着的青年人。他上身穿着一件領子又高又硬的英國獵裝，這個高領子迫使他的頭向後仰着，也許就因為頭仰着的緣故，他傲慢地凝望着大家。

農民羣衆板着面孔一聲也不響。馬里尼克現在已經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一回事了，他從站着的人的背後回答他前面的人說：

「這是個大學生，老爺……他們捉住了這個大學生，不肯放他。」

人們掉過頭來，對馬里尼克望了一眼。

「呵，請走近一點，」縣長說。「誰把大學生捉住了呢？」

「警察呀，老爺……請你吩咐他們放了他吧，不然會發生不好的結局的。這難道是公正的嗎？他只不過開導大家罷了……」

縣長的兩隻眼睛只是打溜轉，他對於車站上發生的不平凡的事情，一點也不瞭解。

「大學生教你們什麼呢？」縣長問。

一陣怨訴在農民們中間更響地散佈開來。

「他能教導我們什麼呢？他教導得很好，」馬里尼克代替大家回答。

縣長臉紅了。他現在纔明白，他不應當干涉這件事情。但是現在已經太遲了。他決定退避，到站長那兒去。

羣衆愈來愈多了，轉轍手讀着傳單。

『……農民兄弟們，你們不要憐憫他們了，你們應當起來宰他們，殺他們，燒他們，再不要想到這是罪過了。他們根本沒有把你們當人，他們把你們當牛馬一樣拿繩套在你們身上，還要來嘲笑你們。你們應當起來爭取正義！你們應當起來分取土地，你們應當把地主的莊園燒毀，把和地主們訂立的工作契約和借票一起燒毀，你們應當起來打倒這批土豪惡霸！』

人民之友

轉轍手靜默下來，向四周打量一下。

『要是調軍隊來，』他接着說下去，『向我們開槍呢，那麼我們更不能放過他們。我們要使列車相撞，我們要把機車擊毀。可是兵士是不會對我們開槍的，他們本來是像我們一樣的窮苦人，——是農民的子弟。可是倘使軍官學校的士官生——你們的軍官命令你們向人們射擊，那麼你們掉轉槍去對他們射擊好了。』

『對啦，我們根本不願當兵，』一個兵士這樣說。『我們還是回家去吧，我們鄉裏的土豪惡霸還沒同誰簽訂契約，王蜀黍還留在田裏，我們不知道冬天能吃什麼呢。』

『那麼你就回家了嗎？』轉轍手問兵士道。『你回家以後做點什麼呢？閒着不做什麼嗎？你思想的就是這樣吧。我們道勃洛諾村裏有兩千人，可是有錢的土豪惡霸有幾個呢？不過五六個罷了。不錯的，還有兩個憲兵，就這幾個人反對二千人！人們流血流汗，結果只是付租稅，付罰金。這就是二千個人的下場呵！但是只要他們團結一致，他們挺起胸脯來，土豪惡霸是會失敗的。你怎麼想呢？』

他的銳利的目光，一會兒凝望這個，一會兒又凝望那個，好像要使每一個人都奮發起來似的。

『可是我們怎麼做呢？你開導我們罷！』人羣中有人喊起來。

『這裏寫得明明白白，你們再聽一次罷，』轉轍手說。

他從衣袋裏拿出傳單來，慢慢地讀着，彷彿想要把每一句話的意義灌輸進人們的頭腦中去。他左手裏拿着的一個很大的木槌，不時地揮動着。

車站上的鐘打了兩下。

在車站辦公室裏，縣長帶着發悶和不滿的神情，不在意地傾聽着捉住青年人的那個警

察的申訴。

『縣長大人，他在車站上煽動羣衆，號召他們起來奪取地主的土地，燒毀爵爺的莊園，縣長大人，上帝替我作證，我說的全是真話。』

『我還沒弄清楚，我究竟做了什麼，我對你說的都是實話，縣長大人，』被捉住的那個人替他自己辯護說。『我也不是大學生，我只是一個中學八年級的學生。我對你說的都是真話。我請求你，放了我罷，不然我上課就要遲到了。』

縣長對一連串說了好幾遍真話的、臉上生滿雀斑的青年人打量一下說：

『好吧，老弟，你去罷。』

然後他掉轉身來問警察道：

『電話在哪兒？』

當他在電話裏要求派二十名兵士來保衛公爵的寨堡的時候，一陣歡樂的叫喊『鳴啦』的聲音傳到他耳邊，這是包圍着那個中學生的農民的喊聲。隨後那個青年人爬進車廂，不見了。火車開始行駛。擁擠在月台上的人羣以歡樂的喊聲送走了這列車。站在踏級上的幾個兵士放了幾響空槍。

縣長的蒼白的臉和茫然不知所措的驚恐的眼睛，在調車室的玻璃窗上閃過；一會兒